



从历史到神话:古代佛陀传记的文本发展史

伊家慧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讲述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降生、觉悟成道直至寂灭过程的故事被称为“佛陀传记”,古代佛陀传记文本主要包括汉译佛传、其他原典文献中的佛传故事、中国人编撰的佛传以及佛教类书等文献中的佛传故事。这些文本从纵向上反映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从横向上又体现出同一内容所具有的多样性。随着佛教的发展,佛陀由历史人物逐渐转变为神话人物。佛陀传记是佛陀神话的载体,最早的佛传产生于部派佛教晚期、大乘佛教初期,而后于大乘佛教时期发展成熟。

关键词:佛陀传记;佛陀;佛教神话;佛陀神话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18)04-0055-06

“佛传”是“佛陀传记”的简称,广义上指所有关于佛陀生命过程的文字,狭义上指“专门记录并且按时间顺序连贯性地反映佛陀经历的经典”,被称为“佛传经典”^{[1](P.10-11)}和“真正意义上的佛传”。我们将广义上的佛传称为“佛传故事”,以区别于狭义上的“佛传”^{[2](P.20-22)}。狭义上的佛传在内容上一般又包括一部分佛陀降生前作为菩萨累世修行时的“佛本生故事”,作为序幕出现。事实上,佛传的内涵通常被更加狭义化到仅指讲述其作为释迦牟尼的形象所经历的“佛本行故事”^[3]。

由于古印度历史学并不发达,记录历史主要靠口述,因此广义上的佛传最初零星散见于早、中期部派佛教中某些派别的律藏和经藏。距离佛灭时间较近的僧人更重视佛法而不是佛的故事,因此这一时期的佛传故事是佛陀生前讲经说法的记录,“佛陀在说法中,间或涉及自己的身世和经历,这些构成佛陀

传记最重要的资料”。^①因此其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佛传”,只有若干散见的佛陀生平片段,旨在通过对佛陀生平故事的讲述,达到以佛陀作为榜样和行为规范来要求僧侣的修行戒律和日常品行。可见,佛灭后不久,佛陀的形象在佛教徒心中还是一个佛学导师,并没有过多的神话色彩。

真正意义上的“佛传”诞生于部派佛教晚期、大乘佛教初期,即大约公元前1—3世纪,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演变的过程中^{[2](P.20)},此时佛陀在信徒心目中由人变成神,佛的神性崇拜得到强化,这也成为大乘佛教建立的标志性特征之一^{[4](P.81)}。究其原因,首先,这时距离佛陀生活的年代渐远,佛教从最初的沙门思潮阶段发展到初步具有宗教性特征,佛陀在佛教徒心中的形象也逐渐发生变化,从一个纯粹导师的圣人形象被神化为超越自然、超越世俗的存在。其次,梁丽玲认为,可能是与后来兴起的在印

①参见郭良鋆著《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此观点在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较为典型的相似观点亦可见于日本学者水野弘元所著《佛教的真髓》:“唯有从其中常常提到佛在某时、某地的言行,才能片面地得知历史上曾有释尊(佛陀)存在的这项事实。”(日)水野弘元著《佛教的真髓》,香光书乡编译组译,(台湾)香光书乡2002年版,第352页。

收稿日期:2018-05-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早期密教研究”(16CZJ012)

作者简介:伊家慧(1990-),女,蒙古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佛教文化、佛教神话。



度教的竞争中受到其“大神信仰”的刺激有关,为吸引信众之举。^{[5](P. 219)} 郭良鋆认为,“现存最早的佛陀传记作品是用梵语撰写的《大事》、《佛所行赞》和《神通游戏》”。^{[2](P. 20)} 这些作品中的佛陀从诞生到修行、成道、直至涅槃,其人生历程又被概括性地称为“八相成道”:即“降兜率相、脱胎相、降生相、出家相、降魔相、说法相、涅槃相”^{[6](P. 530-540)},这既是佛陀人生的八种状态,也是其人生历程的八个阶段。原本基于史实的故事情节在佛传中被夸张和渲染,使之变得无不神奇,无不震撼,是人性与神性的杂糅,其形象被打上了宗教神话的烙印,自此佛教中佛陀形象实现了从人到神的质变。

佛传的翻译和流传则从部派佛教晚期一直延续至今,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佛传之所以能够一直作为佛典中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存在,从佛教传播的角度来看,正如程恭让所言,其在佛教知识与思想传播过程中,具有“将佛教的精深思想向大众辐射及传播的特殊意义,也有沟通佛教精英思想与大众信仰的特殊意义”。^{[7](P. 154)}

如前所述,广义上的佛传,即佛传故事,包括梵文原典、汉译文本、巴利文南传大藏经、藏文大藏经

中的一些经文,也包括汉译《阿含经》和其他汉译经典中的散见片段。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巴利文、梵文文本较早^①,汉译《阿含经》也被认为较早译出,但是这二者中佛传故事并不多,并且不成体系,而藏文大藏经则较晚被译出。汉译文本数量较多、品质较好,翻译时间从东汉绵延至宋代,并且体现出纵向上的历史阶段性和横向上的多元化,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印文化之间的互动,因此,诸汉译文本相对而言具有较高的系统性研究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从南北朝至清代,中国人也编撰过几部重要的佛传,于佛传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中国佛教类书《经律异相》和《法苑珠林》中亦对佛传多有收录,玄奘所著地理史籍《大唐西域记》中亦有涉及。藏传佛教系统内亦有佛传的创作,藏传佛教史中也出现了对佛传的记录和论述。

一、汉译佛传

从东汉至宋代,汉译佛传文本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持续近一千年。汉译经典中,首部真正意义上的佛传是东汉时出现的《修行本起经》。佛传的翻译史也是中国人对佛传的接受史,其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被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

表 1 汉译佛传文本一览表

翻译时间	译者	经名	卷数
东汉	竺大力	《修行本起经》	二卷
东汉	昙果	《中本起经》	二卷
三国吴	支谦	《太子瑞应本起经》	二卷
西晋	竺法护	《普曜经》	八卷
西晋	聂道真	《异出菩萨本起经》	一卷
东晋	迦留陀伽	《佛说十二游经》	一卷
符秦	僧伽跋澄	《僧伽罗刹所集经》	三卷
北凉	昙无讖	《佛所行赞》	五卷
南朝宋	求那跋陀罗	《过去现在因果经》	四卷
隋	闍那崛多	《佛本行集经》	六十卷
唐	地婆诃罗	《方广大庄严经》	十二卷
宋	法贤	《众许摩诃帝经》	十三卷
宋	释宝云	《佛本行经》	七卷

①参见郭良鋆著《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这一点在欧美学术界早期佛传文本研究阶段就已有明显体现,即其对巴利文、梵文资料,尤其是巴利文资料的重视,汉译佛传等其他文字文本处于次要地位,但是究竟孰早孰晚,学术界还未有定论。详见李四龙著《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155页。范晶晶研究认为巴利语藏经形成较早,但是形成过程较长,汉译文本的源头中亚梵文文本形成时间处于巴利语藏经形成时间段之中期,因此我们只能说,佛传文本中巴利语藏经出现较早的几率很大,但是也不排除其有晚于梵文和汉译文本之可能性。详见范晶晶:《早期佛教译经与经典的书面化确立》,来自于陈跃红、张辉主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八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如表 1 所示,十三部主要汉译佛传文本中,最早译出于东汉,集中于魏晋南北朝中的魏晋、十六国时期。此时佛教初传中国,有佛传九部,隋唐、宋代共四部。其中,《过去现在因果经》、《太子本起瑞应经》、《修行本起经》被认为是同本译异^①;《普曜经》和《方广大庄严经》,亦认为其为同本译异;^{[8](P.184)}马鸣创作的史诗《佛所行赞》与《佛本行经》为同本译异。^②除诗体《佛所行赞》和《佛本行经》以“涅槃”结束,其余皆为以“修行成道”情节收尾^③。

东汉时译出的两部佛传中,《修行本起经》篇幅较短。《中本起经》开始便是对佛陀初转法轮的记述,并没有降生等修行成道前的情节。《中本起经》记述的是佛陀成道后教化众生的各种事迹,恰好与《修行本起经》的结尾衔接,因此水野弘元等学者认为其为《修行本起经》之续篇。^{[9](P.360)}

魏晋南北朝时期共有七部佛传译出,从三国吴至南朝宋。《僧伽罗刹所集经》出现诸多对佛陀神通的叙事,北凉五卷本佛传史诗《佛所行赞》原作者为一代高僧马鸣菩萨,共分为二十八品,约九千多行。

隋唐时期的两部佛传中,隋代《佛本行集经》是由多部前朝汉译佛传集合杂糅而成的一部综合性典籍,得名于昙无德部的《释迦牟尼佛本行》,其中有华严思想渗入,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佛传故事图像创作依照的主要蓝本。^{[10](P.116)}唐代《方广大庄严经》篇幅亦较为宏大。这两部经的共同特点是对佛陀成道后与弟子的因缘故事的叙述非常多,具有鲜明的大乘佛教盛行时代以讲经说法为中心,讲求人人成佛、现世因果的色彩。

宋代的两部佛传《众许摩诃帝经》和《佛本行经》,故事情节较为完整,叙述逻辑清晰。宋代以后,随着宋明理学的发展,佛教与儒、道二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佛教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思想的影响,神话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变淡。

二、其他原典文献中的佛传故事

除汉译佛传文本之外,现存佛传故事原典文献还存在于:巴利文、梵文经典,汉译《阿含经》,若干散见的汉译经典以及藏文大藏经。

(一)巴利文、梵文经典

巴利文经典被认为定型于部派佛教发展中的佛灭后两百年左右——佛教第三次集结时,佛传故事存在于巴利文三藏中的经藏和律藏中。汉译《阿含经》四部经分别与其中前四部尼迦耶相对应,两者内容基本一致,编排、归类有所不同。《小尼迦耶》与汉译《阿含经》无对应者,汉译大藏经中有散见与之对

应的经文。^{[2](P.11-19)}

《长尼迦耶》中的《大般涅槃经》、《中尼迦耶》中的《圣求经》、《萨遮迦大经》、《摩犍提经》、《菩提王经》、《未曾有法经》、《杂尼迦耶》中的《萨罗集》、《增一尼迦耶·三集》、《小尼迦耶·经集》都有佛传故事记载。记录佛陀言行片段的早期叙事性经文《经集》中则有佛陀降生之后的“仙人占相”,这两部经都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④

巴利文律藏中亦有记录佛传故事片段的《犍度·大品》、《犍度·小品》^⑤。除经藏与律典外,也可见于对经文进行再诠释的注释书,例如《法句经注释》、《本生经注释》、《经集注释》、《长老偈注释》、《长老尼偈注释》、《增支部注释》等。^{[9](P.353)}

梵文经典被认为较巴利文晚出,现存最早的真实意义上的梵文佛传经典是《大事》、《佛所行赞》和《神通游戏》。《大事》从佛陀降生讲到修行成道,其中夹杂很多佛本生故事和譬喻故事,是一部有关佛陀生命过程传说的集合,其中既有部派佛教也有初期大乘佛教的记录,因此叙事神话性前后差别很大。《神通游戏》被认为与汉译佛传《普曜经》和《方广大庄严经》相似,可能是其梵文原本,神话色彩较浓厚,据推测诞生于大乘佛教初期。马鸣所作《佛所行赞》梵本仅存前十四品,为汉译《佛所行赞》(可能还包括《佛本行经》)之原本。^{[2](P.20-22)}

①“上三经同本别译异名”。来源于(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卷 14,《中华藏》第 54 册,第 340 页上。

②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详见冯先思:《〈佛本行经〉、〈佛所行赞〉不为同经异译考》,《古籍研究》2013 年第 2 期。

③关于以“修行成道”收尾的原因,水野弘元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证,详见(日)水野弘元著,香光书乡编译组译《佛教的真髓》,(台湾)香光书乡 2002 年版,第 358—359 页。

④参见郭良鋈著《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0、27 页。原文见通妙译《大般涅槃经》,《汉译南传大藏经·长部经典二》,(台湾)元亨寺妙林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1—127 页。通妙译《圣求经》,《汉译南传大藏经·中部经典一》,(台湾)元亨寺妙林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24—242 页。通妙译《萨遮迦大经》,《汉译南传大藏经·中部经典一》,(台湾)元亨寺妙林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19—339 页。通妙译《摩犍提经》,《汉译南传大藏经·中部经典二》,(台湾)元亨寺妙林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89—303 页。通妙译《菩提王子经》,《汉译南传大藏经·中部经典三》,(台湾)元亨寺妙林出版社,1993 年版,第 97—103 页。通妙译《希有未曾有法经》,《汉译南传大藏经·中部经典四》,(台湾)元亨寺妙林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04—110 页。郭良鋈译《经集——巴利语佛教经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

⑤参见郭良鋈著《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9—20 页。原文见通妙译《大品》,《汉译南传大藏经·律藏三》,(台湾)元亨寺妙林出版社,1992 年。通妙译《小品》,《汉译南传大藏经·律藏三》,(台湾)元亨寺妙林出版社,1992 年。

综上所述,巴利文经典中的佛传故事虽较为零碎,但已可见一定程度的神话性。梵文经典中已有真正的佛传文本,并已具有较为浓厚的神话色彩。

(二) 汉译《阿含经》

汉译《阿含经》大致译出于公元 4 至 5 世纪,属于佛教初传中国时期,其中佛传故事可见于:《中阿含经》中的《罗摩经》、《瞿昙弥经》、《跋陀和利经》、《箭毛经》,《长阿含经》中的《大本经》、《游行经》,《中阿含经》中的《频鞞娑婆王迎佛经》、《大品柔软经》、《未曾有法经》,其中《未曾有法经》叙述了佛陀的降生神话故事,与南传《长尼迦耶》中《未经有法经》相对应,《增一阿含经》中有若干佛陀降魔成道、度化众生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大本经》,讲述了过去七佛的生平事迹,其实是对第一位佛毗婆尸佛故事的叙述^{[11](P. 1-12)},在形式上与佛传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水野弘元认为此时佛传已“略具雏形”^{[9](P. 355)},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范式意义,他认为这种叙事方式的目的在于以此证明佛陀所说之法“并非独断”,是一种历史沿袭和传承,具有永恒真理性^{[9](P. 356)}。

(三) 散见汉译文本

除上述文本来源外,汉译佛典中还有一部分散见的佛传故事,主要来自“涅槃相”经文和律藏。广义上,《佛般泥洹经》、《般泥洹经》、《大般涅槃经》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等专述佛陀“涅槃相”的经典,也属于佛传故事。^{[5](P. 219)} 汉译律藏《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四分律》三十至三十二卷、《根本说

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一至六卷、《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三十五至四十卷等经文中有佛传叙事,并具有一定的长度和连贯性,因此吴海勇认为其应当比《阿含经》中的佛传片段晚出,可能是零碎化的佛传故事与真正意义上佛传之间的过渡形态。^{[1](P. 12)}

(四) 藏文大藏经

藏文大藏经中的佛传文本主要是梵文原典之藏译,翻译事业开始于公元 7 世纪,主要为《甘珠尔》和《丹珠尔》。《甘珠尔》中的“诸经部”和《丹珠尔》中的“赞颂部”、“本生部”、“修身部”中的“传记”、“本生”、“赞”等都包含佛传故事。主要有《方广大庄严经》和《佛出世经》,以及《丹珠尔》本生部中的两部长诗:佛传故事《佛所行赞》和印度诗人格卫旺布的本生故事集《菩萨本生·如意藤》。^[12]

三、中国人编撰的佛传

随着佛传经典的不断译出,佛传故事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但是也暴露出一些缺陷。首先,佛经记录的口述性造成佛经文本之间的多样性,不利于叙事性经文的传播。其次,除佛传经典外,佛传故事零星散见于多部经律论三藏经典中,造成了佛传文本材料的碎片化。佛陀的形象和故事都需要一定的统一性,中国人选择将其整理和择取,编撰为内容和思想相对较为一致的作品,较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这既是佛教传播的客观要求,也是逐渐成熟起来的中国佛教徒的自觉选择。

表 2 中国人编撰的佛传一览表

编撰时间	作者	书 名	卷 数
南朝梁	僧祐	《释迦谱》	五卷
唐	道宣	《释迦氏谱》	一卷
南宋	志磐	《佛祖统纪·释迦牟尼佛本纪》	全书共五十四卷
明	释宝成	《释氏源流》	未按卷分
清	永珊	《释迦如来应化事迹》	未按卷分

中国人编撰的佛传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五本:南朝梁僧祐的《释迦谱》、唐代道宣的《释迦氏谱》、南宋志磐的《佛祖统纪》中的《释迦牟尼佛本纪》部分,明代释宝成的《释氏源流》、清代永珊的《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如表 2 所示。

(一)《释迦谱》

《释迦谱》以对佛陀降生的宗教世系和世俗世系

的讲述为开始,以佛陀涅槃为结尾,结构完整,情节丰富,全文间或穿插表达僧祐个人观点的“案语”。其广为流传的有五卷本和十卷本两种版本,后者较前者某些部分有所增加^[13]。书中引用来源除以佛传经典为核心外,也广泛集合了《阿含经》、《瑞应本起经》、《贤愚经》、《大涅槃经》、《出曜经》、《大涅槃经》、《观佛三昧经》、《昙无德律》、《弥沙塞律》、《大智



度论》等多部经律论中的散见佛传故事。

（二）《释迦氏谱》

《释迦氏谱》共一卷，本名《释迦谱略》，意为《释迦谱》之简略改写版，道宣继承前人经论结合的特点，并将自己的论述广泛地应用在史料改写和重新编辑上^[13]。《释迦氏谱》第四篇《明法王下降迹》讲述了佛陀降生到涅槃的事迹，第二节《降阎浮洲迹》以《普曜经》为依据讲述了佛陀降生之前的故事。第三节《现生诞灵迹》同样依据《普曜经》，讲述了后面的情节。

（三）《佛祖统纪·释迦牟尼佛本纪》

《佛祖统纪》全书共五十四卷，由僧人释志磐于南宋咸淳五年（1269）编撰^[14]。其采取了中国古代纪传体通史的撰写形式，将佛教史分为本纪、世家、列传、表 and 志五大类分别记述。本纪中包括《释迦牟尼佛本纪》，其下又分为十三个部分叙述佛陀降生至涅槃的过程。

（四）《释氏源流》

《释氏源流》由明代僧人释宝成作于永乐年间（1403—1424），于洪熙元年（1425）首次刊行，成化二十二年（1487）再次刊发，由宪宗皇帝亲自作序。该书被认为是明代最为流行、影响最大的佛学著作，集合各类佛传、因缘故事、印度历代高僧事迹等佛教史传，亦叙述了佛教史。另外，该书图文结合，对明代佛传故事画影响很大，其故事画皆以此书为蓝本创作而成。此书注重将佛教放在中国文化中诠释，体现了宋明理学对佛教的影响。^[15]可想而知，围绕此核心思想而绘制的画作，必会带合理学色彩，是为一大时代特色。将世俗场景引入佛教图像的“世俗化”是此时的另一大时代特色，这就导致该书虽然篇幅宏大，但是配图数量较多。

（五）《释迦如来应化事迹》

《释迦如来应化事迹》是对《释氏源流》上半部分的改编，作者为清代康熙帝曾孙、镇国公永珊，他认为《释氏源流》一书中一些图像有失偏颇，并且印度化特征较为明显，因此将其勘定和重新绘制。他意在进一步增强这些图像中国文化色彩，便于佛教传播。^{[16]（P.2）}他将这部书定名为《释迦如来应化事迹》，该书逐渐取代《释氏源流》而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佛传故事画蓝本。正如作者改编之初衷，这部书中的图文风格更加体现出中国文化的风格。此外，书中呈现诸多宫廷景象，印证了作者的皇室贵族身份。

中国人编撰的佛传故事资料丰富、情节完整、论述详细，逐渐呈现出成熟而系统的样貌，对佛传故事

的传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影响深远。同时，也反映出佛传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四、佛教类书等文献中的佛传故事

除上述三类外，记载佛陀降生神话的文本资料还包括佛教类书《经律异相》和《法苑珠林》、作为佛教历史地理史籍的玄奘著《大唐西域记》以及藏传佛教系统内的著作。

（一）《经律异相》

《经律异相》是现存最早的佛教类书，由南朝梁僧旻、宝唱等人编撰和辑录，大约成书于公元516年，此类书又往往具有佛教故事总集的功能。该书共有五十卷，第四卷“应始终佛部”为佛传故事辑录。

（二）《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由唐代道世编撰，是中国佛教类书发展的巅峰，被誉为“佛教百科全书”。全书共一百篇，围绕着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弥勒佛、普贤菩萨、观音菩萨的事迹，以神话为核心和依托论证了佛教义理的真理理性，因此田兆元认为《法苑珠林》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佛教神话体系化的完成，是佛教神话的集大成者^{[17]（P.314）}。该书中“千佛篇”叙述了佛陀及其之前诸佛的传记，佛陀部分由“降胎部”至“结集部”叙述了佛陀降生至修道成佛以及此后三藏结集的历程，可以看作是佛传。^[18]

（三）《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是佛教地理史籍，共十二卷。唐代玄奘述，辩机撰文，由于玄奘的缘故，流传很广、影响极大，成为大众最为熟悉的佛教史籍。该书不仅记述了玄奘取经路途上所经地域的历史和地理情况，还包括当地的传说和神话故事等人文资料。其中《劫比罗伐窣堵国》一篇以游记的形式、夹叙夹议的方式讲述了玄奘在此国所闻佛传故事^{[19]（P.509—525）}。

（四）藏传佛教论著

藏传佛教系统内，清代囊索·才旺尖吾著《释迦牟尼佛传》讲述了佛陀时代的印度社会和思想界背景、佛陀家族情况以及其降生故事。^{[20]（P.192）}藏传佛教重要史书《布顿佛教史》第四章“所修之法出现情况”中的第三节“释迦牟尼佛出现于娑婆世界的情况”亦有对佛陀降生故事的一些叙述和论断。^{[21]（P.39—71）}

五、结语

古代佛陀传记的文本主要包括汉译佛传、其他

原典文献中的佛传故事、中国人编撰的佛传以及佛教类书等文献中的佛传故事。这些文本从纵向上反映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从横向上又体现出同一内容所具有的多样性。文本的流变反映出佛教史发展长河中佛陀观的变化:原始佛教至早期部派佛教过

渡时期佛陀的形象还是佛学导师,早、中期部派佛教中仅可能有神化佛陀的雏形,真正意义上佛陀的神化形象诞生于部派佛教晚期与大乘佛教初期,兴盛于大乘佛教时期。换言之,在这个过程中,佛陀的形象逐渐从历史走向了神话。

参考文献:

- [1]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 [2]郭良鋈.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3]李静杰.造像碑佛本生本行故事雕刻[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4).
- [4]杜继文.佛教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 [5]梁丽玲.汉译佛传经典中的梦兆研究——以入胎梦为例[A].佛教神话研究:文本、图像、传说与历史[C].上海:中西书局,2013.
- [6]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M].新竹:台湾正闻出版社,1995.
- [7]程恭让.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研究[M].高雄:佛光文化,2014.
- [8](唐)智昇撰.开元释教录(卷9)[A].中华藏(第55册)[Z].
- [9](日)水野弘元.佛教的真髓[M].香光书乡编译组,译.嘉义:香光书乡出版社,2002.
- [10]樊锦诗.敦煌石窟全集·佛传故事画卷[M].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
- [11](后秦)佛陀耶舍译.长阿含经(卷1)[A].中华藏(第31册)[Z].
- [12]扎西卓玛.藏传佛教佛经翻译史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1.
- [13]陈士强.《释迦谱》和《释迦氏谱》合论[J].法音,1988,(2).
- [14]陈士强.《佛祖统纪》脉络[J].法音,1988,(4).
- [15]李克和.论《释氏源流》的文化价值[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 [16]王孺童,注译.佛传——《释迦如来应化事迹》注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17]田兆元.神话与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18]安正燠.《法苑珠林》叙事结构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3.
- [19](唐)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校注[M].季羡林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0]赵国忠,等.藏文古籍图录[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
- [21](元)布顿·仁钦珠.布顿佛教史[M].蒲文成,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7.

From History to Mythology: History of Textual Development of Ancient Sakyamuni's Stories

YI Jia-hui

(Department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story of Buddhism founder Sakyamuni's birth, enlightened enlightenment, and the process of extinction was called the "Sakyamuni's Stories". The ancient text about Sakyamuni's Stories include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other Buddha stories in other original documents, the Buddha biography compiled by Chinese and Buddhist stories written in classified Buddhist literatures. These texts reflect a certain stage characteristics and divers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the Buddha gradually changed from a historical figure to a mythical figure. Sakyamuni's Stories are the carrier of the Buddha's mythology. The earliest Sakyamuni's Stories in the true sense were born in the times of late Sectarian Indian Buddhism and the early period of Mahayana Buddhism. The flourishing stage of it is in the Age of Mahayana Buddhism.

Key words: the Buddha story; Buddha; the Buddhistic myth; Buddha's mythology

(责任编辑:戴 燕)